

江苏省作家协会编

# 评论



学林出版社



江苏省作家协会 编

# 评论

学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评论 / 江苏省作家协会编. —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2. 2

ISBN 7-80668-247-3

I. 评… II. 江…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9377 号

## 评 论



编 者——江苏省作家协会

主 编——黄毓璜

特约编辑——沈敖大 冯芝祥

责任编辑——周清霖

组稿编辑——成 江

封面设计——上海早早美术设计工作室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 120 号)

电话:63777326 传真:63768540

印 刷——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889×1194 1/32

印 张——15.25

字 数——356 千

版 次——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668-247-3/I·62

定 价——29.00 元

## 《评论》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王臻中

主 编 黄毓璜

副主编 费振钟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帆 王彬彬 王臻中 许 钧

刘静生 陈 辽 陆建华 何永康

汪 政 范培松 费振钟 贾梦玮

晓 华 黄毓璜 董 健

编 辑 许 荣

## 目 录

### 精神视线

- 1 李秀龙 人类精神的进步
- 10 刘青汉 狂人：别一面目的基督

### 思想借鉴

- 19 邵 建 意义形态与形而上学
- 39 张 宁 永远的剧场诗人，永远的人
- 50 张文举 人性的，太人性的

### 自由交谈

- 61 张 宁 永恒之永生
- 68 张文举 胡河清，自杀，他杀？

74 丹 晨 闲话“乱说乱动”

78 舒 展 伪币犯

### 比较

83 董 晓 精神的自由与束缚

94 朱立立 台湾知识分子的精神私史

### 美学观察

108 刘小新 阿多诺与浪漫主义美学关系辨析

118 祁志祥 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吗？

129 贺仲明 “自由心灵”与文学之“根”

### 历史复勘

141 牧 惠 再读王实味

- 150 牧 惠 “运去”不由天  
156 牧 惠 乌托邦中的辛德勒  
165 牧 惠 “臣构”秀  
170 张业松 关于王实味的被利用和被批判  
179 朱月白 在激流处转弯

#### 现状与问题

- 187 叶 橹 “样板戏”情结

#### 重读与重释

- 193 谷 鹏 1959 年《青春之歌》的修改  
209 田崇雪 芸娘·莎菲·宝贝  
223 汪 政 题材与题材“禁区”  
236 徐德明等 《骆驼祥子》新探

### 自己的阅读

- 250 洪治纲 私人笔记——读书篇  
264 崔 苇 火焰与废墟  
268 汪 政 费振钟的轻与重  
273 崔 苇 我们如何看待恶  
280 吴毓生 读王安忆的短篇小说

### 梳理 90 年代

- 285 张允瑄 “文化边缘人”的孤独与迷失  
294 汤学智 旗号林立的新兴作家

### 现场批评

- 305 范培松 90 年代报告文学的批判退位  
321 吴培显 人道主义的光辉与善恶二元思想方法的局限



333 徐 晶 关注心灵,寻求幸福

340 作从巨 “现实”与“艺术”

### 作家自白

347 池 莉 像爱情一样没有理由

### 新视角

369 李恒昌 王小波小说误读

391 吕永林 玩笑

### 艺文谈

414 李洁非 技术与人文二题

421 叶志良 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戏剧艺术

428 梁艳萍 散文中的哲思

**文坛留影**

- 433 王彬彬 是是非非余秋雨

**记忆**

- 454 庞瑞垠 《东平之死》发表的前前后后

**期刊中的文学史**

- 463 徐兆淮 追踪·呼应·引导

**江苏文坛**

- 473 许 荣 江苏文学群体掠影

·精神视线·

## 人类精神的进步

李秀龙

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有两个最为激动人心的时代。一个是公元1世纪、2世纪基督教广泛传播时期。这一时期,在横跨亚非欧大陆的广阔地域内,越来越多的人从耶稣的教诲、耶稣的十字架之路、耶稣的复活中获得了世界、对生命的美好信念,他们坚信苦难世界、腐败世界之最后时限即将到来,一个新天新地不久就将出现。另一个则是标志着人类“真正觉醒”的发生于近代欧洲的理性时代、启蒙时代。这一时期,在理性与蒙昧的持续斗争中,理性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人们普遍欣喜地感到,人类从此可以摆脱蒙昧的枷锁,摆脱命运帝国的统治,有能力扫除身内身外恶的力量对人的损害、贬抑,人们坚信人类已开始踏上进步之路,并将以坚定有力的步伐向着真理、向着自我完善、向着更高的幸福阔步迈进。

但是很不幸,人类的美好向往并没有实现。一方面,一部基督教会史竟然基本上可以说是基督教义的扭曲史,服膺基督爱的教义的同时却并没有停止与异教族群的争战,并没有停止对待不同思想的兄弟的迫害,直至1965年,梵蒂冈第二次会议颁布的《宗教自由宣言》中,罗马天主教才终于放弃了关于持“谬见”的人无任何权利的“传统教义”。19世纪身处东正教社会中的列夫·托尔斯泰,在自身习以为常麻木了半生以后,突然感到了惊人的奇怪:作为爱的使者的东正教徒们却在那里集体祈祷杀死外国敌人,使本

国取得战争胜利!

另一方面,当理性主义大师、启蒙思想家们有效地促动了科技文明的加速发展之后,理性成为最高裁判官的同时,亦愈加沦为一种技术性的计算思维能力,人类的精神价值追求渐为荒疏。严重的是,人已沦为实现历史理性的工具手段以及基督教被摧垮后人的肉身欲望、自利意识的充分解放,两者共同致使人类间的伤害、倾轧有增无减,人类所承受的苦难、悲凉、孤寂更为深重。人类凭借理性亲手拆除着自己精神家园的基础。

当人类纪元又一个新的千年到来之时,当我们回望人类的求生历程、精神历程时,我们很想问一问:人类的精神状况是否展现着一个缓慢进步的过程?人类是否沿着通往理想的道路始终缓慢前行着?进步是否可能?是否可期?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人类曾经清晰想象到的、一直热切盼望抵达的善美理想、福乐境界总是远离着人类。如果我们不能将此归咎于人类之外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人类在自己的生存过程中总是不自觉地、共同地、毫不停息地损毁着自己心中的向往和梦想?走出神话、走向“成熟”而又不断身历苦难的人类,大概也再不可能产生耶稣诞生时代、理性启蒙时代那样的激动了。

人类的历史进步观已受到许多思想家深刻的质疑,因为人类的进步绝不仅是科技文明辉煌的突飞猛进,其最根本的只能是精神的进步。科技文明的发展影响着人类的精神,但又终究不可能影响到人类精神的根底。

近三千年以来,由于理性能力的增长,人类中的精英、爱智者创造出了被称为人类最高智慧的形而上学(哲学),难道这不显示出人类本身即有着高贵的趋向吗?难道这种最高的智慧不具有使人走向美好、幸福的能力吗?我想,形而上学的高贵与否还要看它是否具有对动物生存世界的超越能力,如果形而上学本身不仅有

着肉体本源,而且正有着肉体特质、肉体趋向,不可能使人找到精神家园、找到真实的精神幸福,那么我们称之为高贵,除了增加虚假的自信及陶醉外,又能有什么意义呢?

人类的祖先生存在一个由诸神主宰的世界中,人有能力渐渐发现,无论神灵具有怎样巨大的主宰力量,人类要想使肉身生存下去,使生存需要得到更好的满足,却必须依靠其自身的一点点艰苦的努力,必须依靠自身对自然万物间因果联系的认知(如获食规律、求生技巧的把握)。虽然人类的认知能力极为有限,但由于“规律”给人类带来的利益是最为切身、最无可怀疑的,这样,“规律”自然就成为最真实可信的了,渐渐占据了诸神的地位。为了生存利益,为了求知人类生命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及命运,人类必然会不断努力去探求更高的“规律”,并且在从已知“规律”出发推演未知“规律”的努力过程中,人类也会开始意识到:一定还有一个流遍世界的统一的、至高的“规律”存在,人类的生存乃至整个世界大概都正由它所统治。形而上学作为对物质世界更高奥秘的探索,在爱智的背后,其肉体本源实已清晰露现。

可是,人类的,那种至高的理性法则真的能妥帖设计构筑好人类的生存?理性真的能纾解掉人类的精神困惑,将人类的精神诉求、精神愿望纳入到自己的路径之内?同时,形而上学将人理解为一种动物,也充分显示出其根本的局限性,因为无论这种动物多么特殊、多么高级,那种因于事实而作出的科学界定也不可能容纳人的超越动物、超越理性法则、真正能标示出人的位格之尊的精神指向。形而上学为人类谋划的幸福终究仍然是现世的、物质层面或肉体意义上的幸福,形而上学体系中的美德以及源于美德的尊严尤其表现为为了他人、大多数人的肉体幸福而对自身个体肉体幸福的牺牲。这里,与纯粹的精神问题相隔甚远,要知道,肉体幸福是可以与精神幸福毫无关系的。精神问题源于肉体幸福之外,在

理性答案、他人答案之外,对生命之意义的最属个人的寻找。形而上学理性地为人类制定出崇高的生命意义答案,但这种答案却未能融入人类生命、灵魂的深处,成为个人生命之根基。比如,形而上学将死亡视为人类生命长河中新旧接续之必然,死亡对于人类长远的辉煌发展来说并不具有什么重要性,但是对于寻找活下去的意义的每个个体来说还有什么比其整个生命的毁灭更为重大的事件呢?在死亡面前,关于生命意义的一切理性答案、外在答案都将显得极其虚弱不堪,很长时间建立起来的生命的形而上学大厦也很容易于片刻间轰然倒塌。在死亡面前,肉体幸福以及源于理智能力的幸福、源于对理性法则的高贵遵行的幸福都失去了其原有的属己性、切身性。不重新找到个人活下去的意义、找到自己生命的根基,幸福又如何可能呢?人类终极的最确实的幸福又怎能不是找到生命意义、生命根基之后的精神幸福呢?

形而上学诞生以来一直就是这样:不懈求索人类的幸福,以一种高贵的理念设计着生命的美好蓝图,展望着人类未来辉煌的前景;而同时却深深掩盖着人类每一个个体最根本的精神困境,掩盖着人类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意义问题,致使瑰丽的生命大厦由于没有根基,不断在人类个体的灵魂深处倾颓。也正是由于形而上学凭借着外在于生命的理念规导生命,阻断了无意义的肉体生命重新独自寻找生命的精神意义之路,正如海德格尔等思想家清晰发现的:形而上学恰是最伟大的一种虚无主义。我们又如何可能指望形而上学千百年来能够真正改善人类的精神状况呢?

除了形而上学以外,对人类世界影响最大的就是宗教了。宗教是伴随人类始终的超逾现世生存的精神趋向。在宗教皈依中,人类试图越出自然规律主宰的冰冷世界,越出自利欲求主宰的无意义世界,而努力寻求高于人类自身的神圣力量赋予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以期身处无意义困境中的生命获得拯救。这里所谈不包

括以现世利益为目的的假宗教、以恶的方式进行“圣战”的恐怖宗教,而选择影响最大最广泛的基督教为例。

对基督徒来说,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之路昭示了人类灵魂的获救之路:勇于承受、担当起一切苦难,向每一个人(包括罪人)献出诚爱,在这种爱的献身中使具有腐败根性的肉体生命获得死亡也无法摧毁的崭新的神圣意义。可以说,基督教爱的精义通过信众以及所有受影响者灵魂的转变,两千年来无可比拟地促使我们这个世界增加着善、减少着恶。同时,基督教精神也不断溶入人类社会制度之中,为人类美好生活的建立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同样深为不幸的是,远播世界、影响广泛的基督教精神却又仅只可能使少数个人踏上献出自己一生努力的属于自己的十字架之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所受影响则远未能触及到灵魂深处。相反,表现更为突出的是,基督教的历史本身就同时是一部基督教精神的误解史、扭曲史、世俗改造史。

抗衡、扭曲基督教精神的是人类自身的两大坚固倾向。首先是人类肉体方面及地位方面的自利欲求。基督教精神中绝没有禁欲、灭欲、铲除个人权利的内容,它也正是一种尊重每一个人、爱每一个人的精神,只是基督教思想主张肉体欲求、一己的权利、地位欲求并不是人类生命中的重要方面,人类要想使生命有意义、使生命获得精神价值、使生命得救,则必然要看轻那些方面,只是视肉体生命为走向更高精神生命的物质基础,而献身于基督的爱的事业之中。显然,基督的爱的事业与人类肉体及地位方面的自利欲求所延伸出去的是两种相反的方向。由于人类自利欲求力量无与伦比之强大,基督教精神之被疏远或被扭曲就十分突出了。人类的自利欲求作为极具韧力的腐蚀力量,从人类精神生命觉醒之初就开始不停地腐蚀着人类的精神趋向,人类的繁衍发展史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也是肉体欲求、地位权利欲求觉醒程度不断提高、实现

方式日益丰富的过程。在古代,在教会内部,我们看到太多的私欲膨胀、争权夺利,从普通教士甚至到具有神圣地位的教皇;我们也看到太多的对人的残酷迫害、对异教者的武力征讨,爱的教义被玩弄于股掌之中。在今天,在具有深厚基督教传统的社会里,我们也不仅看到按传统教规方式生活的信徒越来越少,更看到已极普遍的自称信仰基督教者爱的祈祷与无情的世俗利益原则的惊人的并行。如在欧美,自称信徒的民众以至最高层政治领导人,大多数都支持着那种简明的世俗利益原则、支持着武力的合理地位。基督教愈来愈沦落为灵外之物,沦落为仅是一种文化习俗。

扭曲、改造基督教精神的人类第二大强固倾向就是形而上学倾向。康德、海德格尔等一些大思想家都发现形而上学是人类的重要本性,海德格尔直接称“形而上学是此在内心的基本现象,形而上学就是此在本身。”(《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版,152页)形而上学倾向实际上是一种将世界、将人生理念化、规律化的倾向。人类第一次大觉醒就是对世界万物之间、生存行为之间因果联系的觉醒,是对规律与人类获取利益之关系的觉醒,是对规律之最真、最高地位的觉醒。这样,将世界、人生理念化、规律化便成为人类把握世界、把握人生、更是把握利益的最有效方式。形而上学实际上几乎化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它对形而上学框架之外的人类意识、人类精神倾向,不仅于深层排斥且具有强大的改造力量。

形而上学对基督教义或深或浅、或显或隐的改造,与基督教有着同样久远的历史。这种改造不仅来自世俗民众以至哲学大师,也来自广大信众以至神学家及传教讲道的教士、主教们。取其大者,比如耶稣时代即公元纪元前后,亚里山大里亚的犹太人斐洛融和柏拉图哲学与犹太教义而创的理念一逻各斯说对其后两千年的基督教教义结构及神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被称为“基督教第二个奠基人”、“基督教神学的真正创立者”的使徒保罗,其思想



也被许多研究者分析出,或是受到柏拉图哲学的直接影响,或是通过斐洛间接受到柏拉图哲学的影响;比如生活于公元3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思想的奠基人普罗提诺,作为从希腊、罗马哲学到基督教神学的重要环节,深刻影响了奥古斯丁和其后的整个基督教神学。及至近代,形而上学对基督教的改造发展至顶峰,即上帝已然被完全掏空而充入了“世界上最高的理性”、“宇宙运行规律背后的最高决定力量”。比如斯宾诺莎的自然泛神论、康德的“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比如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虔信的“上帝”。

于是,我们或许可以明了地说,形而上学是人类寻求美好生存、寻求精神家园、寻求生命的永恒意义之源的基本语言,形而上学对基督教的改造是注定的,不同的只是改造的程度。自伟大的使徒保罗不能不同时借助形而上学语言阐扬基督教真义,将“天上”的教义改筑为更能贴近人的心智、更能启发人的灵悟的人间的神学,至近代以来科学、形而上学之发展,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发生的那种全面而深入底里的改造,对人类生命的自我设计、精神的品性及趋向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拿基督教教义核心中的爱的精神来说,其形而上学蜕变实际上就对人类的精神品性、精神理想,对人类的和睦幸福构成着深层损害。

近代理性时代以来,爱,这种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之实现本身,这种超越性的精神品格、超越性的生命行为或生命过程本身,被纳入到了形而上学体系之中,纳入到了科学理论之中(正是在近代,诸门类“社会科学”诞生了)。爱的精神本源已完全被遗忘,爱被解释为一种在动物界中就已产生并有益于种属的行为或欲望,其本质被理解为某些高智群居生活动物所共有的那种同感意识状态,爱只是被当作动物情感在历史运动本身之中的升级。近代形而上学中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博爱思想了,博爱思想从基督教义中汲取了人皆兄弟精神资源的同时,受到了人类自身的深刻局限,自觉